

呂祖志序

武昌北連蘄黃南通漢沔洞庭

雲漢也非惟英雄輩

出當古道衝而岳陽黃鶴

尤神仙之藪宅焉余平生雅負

遊癖歲乙巳以省親入楚挂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江行進寸退尺將至武昌城會
驟風雨怒濤如連山來幾不得
渡壘維舟江澗綿亘數里無人
烟上江一更波底時時作蛟
龍吼晝夜目不交一睫閱兩日始
得呼漁艇破浪及彼岍遍覓

騎、又非孔道不可得、土人一小
輛駕而前時值春殘夾道垂楊
濕烟尚沾、欲滴恍疑夢中更
微吟落花流水杳然之句又如
入武陵桃源幾忘行路難矣既
入城首潔衣冠登黃鶴樓拜

瞻呂翁仙像飄々乎遺世而獨立大榭平生幽賞徘徊願戀者久之凭欄眺鸚鵡洲漢陽樹歷々如畫慨然想見彌正平崔灑之為人而江流宛然滄桑幾變蓋歎乎有浮生之悲永懷塵外踪思何可

支也城下稍折而東為黃鵠磯懸崖險巖殆未可躋攀而桃痕甚巨纍々綴於石上巖間仍有翁小祠余初不解及詢道流具為余三翁鬻桃之故并諸種々幻化蹟乃知至人棲神碧落遊化人間

無時不混迹塵市但凡骨難遇耳
深為悚惕思欲如道士言傳次其
事廣之同心比至志溪亦有呂公洞
石爐丹灶在邑之西南最高峰相
傳為翁煉藥於此古木參差大水
映帶家君蒞茲土之明年誅茅

啓宇募為高閣塑翁像如黃鶴
棲每撫景一登眺周環崇山倚漢
峻嶺干霄真神僊境界又奚沈洞
天三十六也益飄飄有凌雲氣矣已適
閱江夏郭君所刻翁志大符余懷
惜其傳不廣遂稍刪次之淨心書

寫付之殺青兩月餘工始竣嗟乎人生功名富貴如草頭露耳過眼風光百年一夢故景公下牛山之淚而山川滿目之詩曾不終篇遽增悲於時主睠懷今古千載同揆夫安得與至人者遊逍遙玄圃屢看東海揚塵咲傲丹丘幾見桃花結實等之天地而無敵不隨草木而偕朽也且余更私念使曩者遂歿於波光中亦且奮之焉不知有人在事今幸獲其餘生即不敢言齊物庶幾乎達觀矣故不辭鄙拙而紀次其事

如此如有笑我譬之風蟬兩劍各
號其時原不堪作巨響也則余固
心甘之矣

萬曆丙午歲首春三日雲間
弟子杜士望書於登崇

陽之署中



呂祖志卷之一

弟子承奉郭倫

武昌後學張啓明彙編

門下道人王如緯校

雲間弟子杜士望錄梓

真人本傳

呂嵒字洞賓唐河中府永樂縣人曾祖延之終浙東節度使祖涓終禮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生母就緝時異香滿室天樂浮空一白鶴自天飛下竟入帳中不見生而金形木質道骨仙風鶴頂龜背虎體龍腮翠眉層陵鳳眼朝鬢頸脩顴露額闊



身圓鼻梁聳直面色黃白左眉角一黑子左眼下一黑子筋頭般大如功曹使者狀兩足下紋隱起如龜少聰敏日記萬言矢口成文既長身五尺二寸喜頂華陽巾衣黃白襪衫繫大皂條狀類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襁褓馬祖見之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表物他時遇廬則居見鍾則扣留心記取後遊於廬山始遇火龍真人傳天道劍法自是混俗貨墨於人間號純陽子咸通中舉進士第時年六十四歲後遊長安酒肆見一羽士青巾白袍長髯秀目手携紫筇腰掛大瓢書三絕句於壁一曰坐卧常携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乾坤許大無名姓踈散人中一丈夫二曰得道真仙不易逢

歸去願相從自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峰三曰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閑來屈指從頭數到得清平有幾人洞賓訝其狀貌奇古詩意飄逸因揖問姓氏羽士曰吾鍾離其姓權其名雲房其字洞賓再拜迺坐異人曰可吟一絕予欲觀之洞賓筆不停綴書二十八字曰生在儒家遇太平懸纓重滯布衣輕誰能世上爭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異人見詩喜曰予所居在終南鶴嶺可從予此行否洞賓因隨雲房同憇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欲昏睡枕案遑假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給舍翰苑視閣郎曹從橐諸清要無不備歷升而復黜黜而復

升前後兩娶富貴家女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
如此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
沒家資分散妻孥流於嶺表一身子然窮苦憔悴立馬
風雪中方此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傍吹尚未熟笑曰
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耶雲房
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
得不足喜喪何足憂且有覺而後知此人間世事真
大夢也洞賓感悟慨歎知宦途不足戀矣再拜曰先生
非凡人也願求度世術雲房詭曰子骨節未完志行未
足若欲度世須更數世可也翩然別去洞賓快々自失
棄官歸隱雲房自是十試洞賓皆過一日忽一人撫

大笑而下即雲房也謂洞賓曰塵心難滅仙才難值吾
之求人甚於人之求吾也吾十度試子皆過了得道必
矣但功行尚有未完吾今授子黃白稅方可以濟世利
物使三千功滿八百行圓吾來度子洞賓曰所作庚辛
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洞賓愀然曰誤三千
年後人不願為也雲房笑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
在是矣因與洞賓叙其得道來歷曾遇苦竹真君謂吾
曰汝此去遊人間若遇人有兩口者即汝弟子吾後遍
遊山海竟未見人有兩口者今詳君姓實符苦竹之記
矣又曰君能從我遊乎洞賓因隨之至鶴嶺見一小洞
星月交輝四顧寂寥雲房執洞賓手偕行繞數步恍如

騎快馬歷山川俄頃已至洞南門下鎖矣雲房以碧條繫洞窟帶俱從門隙中入豁然開朗登一高峰至一大洞門東前有二虎踞守雲房叱之虎伏不動乃引洞窟入金樓玉臺珍禽琪樹光景照耀氣候如春相與坐盤陀石飲元和酒三杯談道未竟俄有一青衣雙髻金鈴朱裳翠袂雲履玉佩異香氣氲手持璽紙金書曰辟仙已集蓬萊上宮要先生赴天池會論五元真人神遊記事雲房將去洞窟送以詩曰得道來相見難又聞東去幸仙壇杖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攢五嶽冠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先生去後身須老乞與貧儒換骨丹蓋慮雲房之不返也雲房曰汝但駐此吾去

不久遂望東南乘紫雲冉冉而去洞窟遂將雲房所付素書數卷披閱誦玩獨處洞中旬日雲房回曰子在是岑寂得無欲歸否洞窟曰既辦心學道豈有家山思乎雲房曰善哉善哉汝等不知分合陰陽之妙守陰則只是魄存陽則只是魂若能聚其陽魂以合陰魄使陰陽相會魂魄同真是謂真人洞窟曰魂魄冥冥至理甚深何以全形師曰慧發冥冥泰定神靈神既混合豈不契真金形玉質本出精誠大藥既成身乃飛輕洞窟自是凡十問脩真之說雲房悉傳以上真玄訣盡豁塵濁俄有叩戶者乃清溪鄭思遠與太華施真人由東南而來緩步凌虛體凝金碧相揖共坐曰契濶來久適尹思遠

煉丹所遂造仙麻施真人曰此一侍者何也師曰本朝
呂海州讓之子少習儒墨失意上國邂逅長安酒肆從
吾奉道通陰陽制煉形神入妙之微洞賓乃拜二僊鄭
尹曰形清神在目秀精歲子欲脫塵網可示一詩授洞
賓金管霞牋靈膠犀硯洞賓立獻詩曰萬劫千生到此
生此生身始覺飛輕拋家別國雲山外煉魄全魂日月
精比見至人論九鼎欲窮大藥訪三清如今獲遇真仙
面紫府仙麻得姓名三僊相視嘆其才清句麗時春禽
啾嚶師謂洞賓曰可於洞口題曰春氣塞空花露滴朝
陽拍海岳雲歸又謂洞賓曰吾朝元有期十洲羽客至
玉京奏此功行以陞仙階汝恐不久居此洞後十年洞

庭湖相見取筆於洞中石壁草書一十六字曰晝日高
明月圓清陰陽魂神混合上昇擲筆告洞賓曰世間
游行當施利濟之道行功成復相際會時雲房又以
靈寶畢法授洞賓始雲房于終南石壁間得靈寶經三
部上部曰元始金誥中部曰元皇玉錄下部曰太上真
元義凡數千卷雲房撮其要為畢法分十二科及六義
蓋明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天地升降之道氣中生水水
中生氣心腎交合之機以八卦運十二時而其要在良
以三四五相反復而其要在泥丸至下手工夫姑借咽
氣漱液為喻而真機口訣實在口傳心授不在文字間
也雲房又以靈丹數粒示洞賓曰此非世間五金八石

乃世間異寶合成雖有質而無形如雲如火如光如影
可見而不可執服之與人魂識合為一體輕虛微妙非
如有形之丹也復贈詩一章曰知君幸有英靈骨所以
教君心恍惚舍元殿上水晶宮分明指出神仙窟大丈夫
遇真訣須要執持心猛烈五行匹配自刀圭執取龜
蛇顛倒訣三尺神須打撒進退天機明六賊知之三要
萬神歸來駕火龍離九關九九道至成真日三界四府
朝元節氣翱翔考神烜赫蓬萊便是吾家定群仙會飲
天樂喧雙童引入昇玄客道心不退故傳君立誓約言
親洒血逢人子莫亂說遇友子不須訣莫怪頻發此言
辭輕慢必有陰司折執手相別意何如今日為君重作

歌說盡千般玄妙理未免君心信也麼子後分明說與
汝保惜吾言上大羅鍾呂授受將畢忽有二仙綉衣霞
彩手捧金簡寶符云上帝詔鍾離權為九天金闕選仙
使謂洞賓曰吾即昇天汝好住世間脩功立德他時亦
當如我洞賓再拜曰崑山之志異於先生必須度盡天下
衆生方上昇未晚也於是翔鸞彩鳳金幢玉節仙吹嘹
唳鍾離先生與捧詔二仙乘雲冉冉而去洞賓既得雲
房之道又得龍火真人傳天遁劍法一斷煩惱二斷色
慾三斷貪嗔嘗有詩曰昔年曾遇火龍君一劍相傳伴
此身天地山河從結沫星辰日月任停輪須知本性綿
多劫空向人間歷萬春昨夜鍾離傳一語六天宮殿欲

成塵洞賓初遊江淮試靈劍遂斬長蛟之害隱顯變化不一迨今四百餘年其對雲房發大誓願至今浮沉濁世行化度人洞賓今雖在世然已出離世間矣洞賓曰世人競欲見吾既見吾而不能行吾言雖日夕與吾同處何益哉人若能忠於國孝友於家信於交友仁於待下不慢自心不欺暗室以方便濟物以陰騭格天人愛之鬼神敬之即此一念已與吾同雖不見吾猶見吾也蓋人之性念於善則屬陽明其性入於輕清此天堂之路念於惡則屬陰濁其性入於粗重此地獄之階天堂地獄非果有主之者特由人心自化成耳宋藝祖建隆初洞賓自後苑出對上稱朱陵上帝以火德王天下留

語移時語祝不傳上解縉袍玉帝賜之俄不見上命繪像於三清樓道錄陳景元傳其像於世政和中宮禁有崇白晝現形盜金寶嘉妃嬪獨歸居無患自林靈素王文卿諸侍宸等治之息而復作上精齋虔禱奏詞凡六一日晝寢見東華門外有一道士碧蓮冠紫鶴髦手持水晶如意前揖上曰臣奉上帝命來治此崇良久一金甲丈夫提劈而嚼之且盡上問丈夫何人道士曰此乃陛下所封崇寧真君關羽也上勦勞再四復問張飛何在羽曰飛乃臣累劫兄弟今已為陛下生於相州岳家他日輔佐中興飛將有功焉上問卿姓名曰臣姓陽四月十四日生夢覺錄之召侍宸言之意其為洞賓也自

是宮禁帖然遂詔天下有洞賓香火處皆正妙通真人之號蓋自此始其詞曰朕嘉與民偕之大道允厥仙隱具載冊書而况默應禱祈宜示恩寵呂真人匿景藏文遠適游方逮建福庭適有寓舍歎茲符契錫以號名神明儼然尚垂昭鑒可封妙通真人塑像於景靈宮歲時奉祀焉

雲房十試洞賓

第一試洞賓自外遠歸忽見家人皆病死洞賓心無悼懼但備葬具既而死者皆起無恙

第二試洞賓鬻貨於市議定其直市者翻然止酬其直之半洞賓無所爭併直之半皆不取委贖而去

第三試洞賓元日出門忽丐者倚門求施洞賓與以錢物而丐者索不已且出惡言媢罵抽刃相向洞賓再三禮謝披襟受刃丐者笑而去

第四試洞賓牧羊山中遇一虎追逐漸逼洞賓推羊下峻阪而獨以身當之虎即釋去

第五試洞賓獨居山中草舍讀書一日危坐忽見一女年可十七八容華絕世光艷照人粧飾靚麗自言歸寧母家至此迷路日云暮矣足弱倦行借此少憩言訖顰眉嬌咤弱不自勝既而窈窕萬態調戲百端迨夜逼同寢而洞賓竟不為動如是三日始辭去

第六試洞賓一日出郊暨歸則家資已為盜劫席捲殆無

以供朝夕洞賓無愠色躬耕自給忽於鋤下見金數十餅速掩之一無所取

第七試洞賓見有貨銅器者市之以歸則皆金也即訪賣主還之

第八試有風狂道士坊陌上市藥自言服者立死旬日不售洞賓謂此尤有意因買藥歸道士曰子速備後事可也吾將行矣既而服之無恙

第九試洞賓因春潦汎溢衆方病涉獨棹一小舟至中流風濤掀舞而洞賓端坐不動任生任死竟亦無虞

第十試洞賓獨坐一室忽見奇形怪狀鬼神無數有見擊者有欲殺者洞賓一切不問復有夜叉數十械一死囚

血肉淋漓哭泣號叫言汝宿世殺我今急償我命洞賓曰殺命償命宜也其又奚辭遽索刀繩欲自盡忽聞空中叱聲鬼神皆不復見乃是雲房撫掌大笑而下

真人自記

吾京川人唐末三舉進士不第因游江湖間遇鍾離子受延命之術尋又遇苦竹真君傳日月交并之法久之適終南山再見鍾離子得金液大丹之功年五十道始成身長五尺二寸面黃白鼻聳直左眉有黑子眼白欄衫繫皂條變化不可測或為進士或為兵世多稱吾能飛劍剝人者吾聞之笑曰慈悲者佛也僊猶佛爾安有取人命乎吾固有劍蓋異於彼一斷貪嗔二斷愛慾三斷

煩惱此其三劍也吾道成以來所度者何仙姑郭上竈
二人性通利吾授以歸根法吾嘗謂世人奉吾真何若
行吾行既行吾行又行吾法不必見吾自成大道不然
日與吾遊何益哉此記見江州望江亭

真人度盧生枕中記

開成七年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鄆鄆道中息邸舍
攝帽弛囊而坐俄見旅中少年乃盧生也名英衣短褐
乘青駒將適於田亦止旅中與翁共席而坐言笑殊暢
久之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長嘆息曰大丈夫生世不
諧困如是也翁曰觀子形體無恙無堪談諧方適而嘆
其困者何也生曰吾苟此生耳何適之謂翁曰此不謂

適而何謂適答曰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
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後可以言適
乎吾嘗志於學富於游藝自惟當年青紫可拾今已過
壯猶勤畝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
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
志其枕青氈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
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
麗產質愈厚生大悅由是衣裝服馭日益鮮盛明年舉
進士登第釋褐枕校應制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
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興同州遷陝郊生性好上功
自陝西鑿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紀德移

節汴州領河南採訪使徵為京兆尹是歲神武皇帝方
事戎狄恢弘土宇會吐蕃悉採邏及燭龍莽布支攻陷
瓜沙而節度使王君奭新被殺河湟震動帝思將帥之
臣遂除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
開地九百里築大城以遠要害邊人立石於居延山以
頌之歸朝冊勲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時望清重群情翕習大為時宰所忌以飛語
中之貶為端州刺史三年徵為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與蕭中令高裝侍中光庭同執大政十餘年嘉
謨密命一日三接獻替格沃號為賢相同列害之復誣
與邊將交結所圖不執下制獄府吏引徒至其門而急

收之生惶駭不測謂妻子曰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
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惡衣短褐乘青駒行邯
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其羅者皆
死獨生者定為中官保之減罪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冤
復追為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生五子曰儉曰儻
曰位曰個曰倚皆有才器儉進士登第為考功員外傳
為侍御史位為太常丞個為萬年尉倚最賢年二十八
為左袞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兩竄荒徼再
登台鉉出入中外徊翔臺閣五十餘年崇盛赫奕性頗
奢蕩好佚樂後享聲色皆第一綺麗前後賜良田甲第
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衰邁屢乞骸骨不許病中

人候問相踵於道名醫上藥無不至焉將歿上疏曰臣
本山東諸生以田園為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叙過彖珠
獎特被鴻私出擁旌節入昇台輔周旋中外綿歷歲時
有忝天恩無補聖化負乘貽寇履薄增憂日惧一日不
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極三公鐘漏並歇筋骸俱羸彌
留沉頓待時益盡顧無試效上眷休明空負深恩永辭
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陳謝詔曰卿以俊德作朕
元輔出擁藩翰入贊維熙昇平二紀實卿所賴比櫻疾
疹日謂痊平豈斯沉痾良用憫惻今令驃騎大將軍高
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鍼石為予自愛猶冀無妄期於
自瘳是夕薨盧生欠身而寤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呂翁
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斯
寐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
寵辱之道窮通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
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稽首而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錄卷之一

三
刊

事績志

武昌市槐

洞賓遊武昌詭為道人生惡瘡露腹爛潰卧於黃鵠山下
口稱摩我肚摩我肚人見臭穢率不敢近初不知摩我
度你為隱語也次日又詭為貿易人山下賣大棗人來
買者即扣其故見人皆云買與兒女喫並無該買與父

弟子承奉郭倫

武昌後學張啓明彙編

門下道人王如緯校

雲間弟子杜士望錄梓

毋喫者真人大嘆世情偷薄將桃盡拋棄之懸於山崖
爛成桃跡今黃鵠山下建有仙跡亭云亭在漢陽門外
城下面紅石上桃痕甚巨予與從兄同初俱目擊之其
亭上對云志子痕深江岸老轉花邊弄月輪高上即黃
鶴樓

武昌賣墨

洞賓遊武昌詭為貨墨客墨一笏僅寸餘而價錢三千連
日不售衆咸笑侮有數力士某曰墨小而價高得無有
意耶自以三千錢求一笏且與客劇飲醉歸昏睡午夜
俄有叩戶者乃客以錢還之辭去比曉視墨乃紫磨金
一笏上有呂字遍尋客已不復見

武昌鬻梳

洞賓遊武昌天心橋詭姓名鬻敝木梳索價千錢連月不
售俄有老媪行乞年八十餘龍鍾偃僂禿髮如雪洞賓
謂曰世人循目前襲常見吾穹價貨敝穢物豈無意而
千萬人咸無超卓之見尚可與語道耶乃以梳為媪理
髮隨梳隨長髮黑委地形容變少衆始神之爭以求梳
洞賓笑曰見之不識、之不見乃投梳橋下化為蒼龍
飛去洞賓與媪不見

羅浮畫山

洞賓遊羅浮朱明觀至小菴中值道士他出獨一小童在
童揖曰先生坐此乎遂竊道士酒以獻洞賓滿飲使小

童飲其餘童不屑童素患左目內障洞賓以餘酒嚙其目忽然開明若素無患者乃取筆畫一山於壁山下作池三口謂童曰汝飲吾酒則得仙矣不飲命也然亦當享高壽言訖飛入石壁隱去及道士歸見所画山徹壁內外大驚曰山下三口乃崑字非呂先生乎後童果百五歲而終

廬山淬劍

洞賓遊江州廬山真寂觀臨砌淬劍道士侯何晦問之曰先生劍何所用曰地上一切不平事以此去之侯心異之以酒果召飲謂曰先生道貌清高况非風塵中人洞賓曰且劇飲無相窮若既醉以筋頭書劍詩一首於壁

曰欲慙鋒鏃敢憚勞凌晨開匣玉龍嗥手中氣驟冰三尺石上精神斲一條姦血點隨流水盡凶豪今逐漬痕消削平浮世不平事與爾相將上九霄題畢初見若無字而墨迹燦然透出壁後侯大驚再拜因問劍法曰有道劍有法劍道劍則出入無形法劍則以術治之者此俗眼所共見但能除妖去祟耳侯曰今以道劍殺剝奸人於稠衆中得不駭俗乎曰人以神為母氣為子神存則氣聚神去則氣散但剝其神則去其氣而人將自斃或假於人皆此類也侯歎曰此真仙之言也願聞姓氏曰吾呂崑也言訖因擲劍於空中隨之而去

廣陵散錢

洞賓常遊廣陵市以十千錢散之坊陌暨翼日晚視之十千拾者無遺止遺其三一落泥中一落草中一落井中一落石縫去井口三寸許最後有兩人汲水見而爭取之復嘆世人利財之心如此也

捏土為香

宋朝張天覺為相日有縑縷道人及門求施公不知禮敬戲問道人有何仙術答以能捏土為香公請試為之須臾香煙罷道人不見但留詩於案上云捏土為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皇朝宰相張天覺天下雲遊呂洞賓

水化成酒

馬善東都人熙寧初舉進士不第學道一日與一僮人同行汴水見一羽士青巾布袍體秀骨異目如明水面無塵土馬召啜茶且飲食之侯性素嗔叱之羽士曰吾有不死法侯詰之羽士曰汝有何法侯曰飛符召鬼點石化金歸錢返壁羽士曰子所為皆非正法侯曰子何能曰吾能壯吾氣清吾神侯曰何謂壯吾氣羽士曰但試觀之乃吐氣射酒肆去燭數十丈而燭立滅復吐氣吹侯面若驚風大發凜不可支二人起謝曰先生非凡人也幸見教羽士曰學仙須立功行功即勤苦脩煉行即濟人利物侯曰弟子平生以藥濟人非功行乎羽士曰子殺物命以救人命是殺彼以生此也不若止用符

水愈疾自佳語及曙羽士別去曰吾將返湘水之濱矣
與子酌別於柳陰下以百金令僕市酒適無酒羽士以
瓶一隻命僕取泔水一瓶以藥一丸投之立成美酒三
人共飲大醉羽士留詩一章曰三口共一室々畔水偏
清生來走天下即是姓兼名既別二人思之乃呂洞賓
也

墨化成金

韓忠獻公琦晚年始延方士洞賓鵝衣垢面求謁韓意輕
之曰汝何能荅曰能墨試令為之即掘地坎搜焉韓不
悅洞賓和揉坎中泥為墨曰成矣遂去公徐取墨視之
乃良金也上有呂字破之徹肌理韓追悔無已

紙中方竅

監文思院趙應道病瘵瘵幾委頓泣別親舊曰吾死矣夫
閨閣中一物皆捨得獨鶴髮老親無托柰何語未竟俄
有道人扣門語趙曰病不難愈也取紙二幅各指其中
為二方竅徑可二尺許以授趙曰俟夜燒一幅灰之調
乳香湯塗病上留一幅以待後人言訖道人不復見矣
始悟兩方竅乃呂字也

石上方竅

梓潼婁道明家富善玄素術常蓄少女十人總有孕即遣
去復置新者常不減十人之數晝夜迭御無休息而神
清體健面若桃紅或經月不食年九十有七止如三十

許人尤好誇誕。大言對客會飲。或言玄女送酒。或言素女送果。或言彭祖容成輩遺書。自以為真仙也。一日洞賓詭為乞人。登門。婁不識之。叱使去。洞賓以兩足踏石。上遽成兩方竅。深可三寸。婁始驚異。延置坐。右曰子非乞人也。出侍女歌遊仙詞。命之酒。洞賓口占望江南詞。酬之曰。瑤池上。瑞霧靄群仙。素練金童。鏘鳳板。青衣玉女。嘯鸞笙。身在大羅天。沉醉處。縹緲玉京山。唱徹步虛清燕罷。不知今夕是何年。海水又桑田。侍女進蜀牋。請書洞賓自紙尾。倒書徹紙首字。是不遺空隙。婁大驚喜。方問道要。洞賓曰。吾已口口相傳矣。婁請益。復曰。吾已口口相傳矣。俄登門外大栢樹杪。不見。後數日。婁忽不

快吐膏液如銀者數斗而卒。口口相傳之說與石上兩方竅皆呂字之寓也。

仙樂侑席

陳公執中建甲第。東都親朋合樂。俄有檻樓道士至。即洞賓也。陳公問曰。子何技能。曰。我有仙樂一部。欲奏以侑席。腰間出一軸畫。掛於柱上。繪仙女十二人。各執樂器。道士呼使下。如人累。列於前。兩女執幢幡。以導餘女。奏樂皆玉肌花貌。麗態嬌音。頂七寶冠衣。六銖衣。金珂玉佩。轉動珊珊。鼻上各有一粒黃玉。如黍大而體甚輕。虛終不類生人。樂音清徹。煙霄曲調。特異三闋。竟陳曰。此何物。女子道士曰。此六甲六丁玉女人。學道成。則身

中三魂七魄五臟六腑諸神皆化而為此公亦願學否
陳以為幻惑頗不快道士願諸女曰可去矣遂皆復上
畫軸道士取軸張口吞之索紙筆大書曰會經天上三
千劫又在人間五百年腰下劍鋒橫紫雷爐中丹焰起
蒼烟繞騎白鹿過滄海復跨青牛入洞天小技等閑聊
戲爾無人知我是真仙未題曰谷客書即出門俄不見
陳謂谷客即洞賓也悔恨欲抉目未幾謝世

管片泛波

涿江筆師翟某喜接方士洞賓往謁之翟館於家禮遇殊
至自是往來彌年一日翟翟游江之澣嚙筆管為二片
浮於波上洞賓履其一引筆師効之翟怖不敢前洞賓
笑而濟及岸俄不見翟始知其為異人也決旬復來自
挈飲食翟皆臭腐也翟揜鼻謝弗食洞賓太息曰若
不能惡食吾以肉醬兩甌遺君遂去不復見開視醬甌
皆麩金也兩甌者非兩大甌之類乎

鱸魚再活

洞賓遊廬山酒肆見剖魚作鱠曰吾令此魚再活鱠者不
信洞賓以藥一粒納魚腹中良久跳擲如生鱠者驚駭
試放於江圍洋洋悠然而逝覓洞賓不見

小兒化鶴

常州天慶觀真仙堂塑洞賓像有小兒賣豈日過其前見
其儀狀敬仰之每盤桓不忍去一日瞻視太息問像忽

微動引手招之持一錢買豈兒不取錢悉以畚中豈與之像有喜色以紅藥一粒授焉使吞服即覺恍惚如醉還家索紙筆作文章詞翰皆美至於天文地理無所不通不茹烟火食惟飲酒啖棗如是歲餘聞市曹決死囚急往觀正行刑之際忽有人批其左頰一小鶴從口吻角飛出捫其頰已半枯矣遂愚俗如初

真錢兒手

台州仙居民王三入市逢乞子賣泥塑呂先生像買歸供事之香火甚肅小兒年十歲許亦每日敬拜嘗牧牛山坡見白衣道士過前亟從牛背躍下挽其袍呼為呂先生道人曰汝安得以此見稱且何為識我兒云你便是

我家供養的面目衣裳一般只是身體長大不同耳道人笑將一錢真兒手戒之曰汝要買物喫時但用此儘取儘有惟不得向人說兒喜歸家密白其父開手示之纔用一錢畢又有一錢在手經月餘父忽起無厭之心施竹畚於傍命兒伸手拂之不已錢隨而墜下至三日所得十餘千明日不復有矣

餅店洗木

青城道會時會者萬計縣民往之旋結屋山下以鬻茶果有賣餅家一店初開肆之日一客被酒造其居醉語無度袒卧門左餅師殊苦之與之錢不受飼之餅不納先是風折大木居喪解為二凳正臨門側以待過客店去

江頗遠方汲水二器未及用忽起縛茅為筵蘸水洗木
搨、踰兩時又卧其上往來望見者皆惡之及門即返
餅終日不得賣客亦捨去辭主人曰毋怒我、明日携
錢償汝直當信售矣遂行或謁覓欲坐見光彩爛然乃
濃墨大書呂先生坐四字取刀刮之愈削愈鮮明深入
木底上下如一觀者如堵自是餅果大售時紹興三十
二年二月聞壽鄉說親見其洗木時云一清癯道人也

華亭附舟

紹興二十八年華亭客商販蘆蓆萬領往臨安窺眩滿船
晚出西柵一道人呼於岸欲附載商曰船已塞滿全無
宿卧處我自露立豈能容爾道人曰與汝千錢但輟一席

地足矣商曰遇雨奈何道人曰更與百錢買蘆蓆一領
遇雨自覆商利其錢使登舟坐於蓆上僅容膝不見其
飲食便溺在途亦無雨到北關乃辭去曰謝汝載我使
汝多得二十千相報商殊不曉適是年郊祀大禮青城
用蘆蓆甚廣臨安府惧乏凡販此物至者每領增價錢
二文盡買之遂贏二萬搬卸既畢最下一領有墨書六
大字曰呂洞賓曾附舟字畫適勁好事者爭來觀視知
為仙翁明日商入城過衆安橋逢此道人賣薑於市揖
之曰你原來是呂先生想能化黃金可多與我道人曰
為我守薑今還店取金來痴守至暮不復來乃盡輦薑
歸庸人也不復懊恨聞者為之太息

醉繪仙像

峽州遠安民篤信仙佛嘗作呂翁純陽會道流盛集齋罷一老兵從外來着青袍躡麻鞋挑兩箬籠弛擔踞坐呼叫索食却之不去其家尚有餘饌即與之又求酒舛以小樽一吸而盡至於再三皆然主人駭其量語之曰尚能飲乎曰固所願也但君家費已多不敢請耳酒至到手即空不遺涓滴徐問今日何齋會告以故曰倘呂真人自來亦識之乎主人指壁間画像示之客笑曰我却是他狀貌結束全與他別與我絹五尺當為汝寫一本主人喜甚即取付客接絹不施粉墨但手中披莎俄而大吐以絹拭之主始惡焉度其已醉無可奈何傍觀皆唾罵引去良久納絹于空餅持而去一童探餅中出於展視像已成衣履穿結與客無異方悟真人下臨悔恨不遑表飾懸奉之時溥熙七年新昌鄒蕪善主簿傳其事

杜家園會飲

紹興十六年王寅祖為湖北提刑司指使僦舍於張四官人店武陵杜昌言家有小圃雜花正開以三月六日邀王張并外两三客聚飲半酣各摘茶蘼插巾上俄一道人着青衣道服披篋背笠袖中各有物揖衆曰諸君高會能容我預席乎社迺之坐酌酒巨杯一飲而盡大嚼肉馘不留遺餘放箸微笑精神可掬請借酒為諸人壽

杜令火待道人曰吾亦有酒在此便當奉償乃付以一觴聽其滿勸坐客不敢辭獨謂王曰君氣宇軒昂有學道之質但恨世事未除耳且飲我酒即探袖取一錫餅度可容二升遍斟客酒原未嘗煖而熱味亦清醇杜異之視餅內尚有筮許道人曰能再飲一盃乎曰正欲之杜飲罷戲言此餅有酒幾何而斟之未竭公莫是洞賓先生否道人曰君又不曾見呂翁云云何也復笑曰諸君欲見之乎遂解背上箬笠擲起騰身丈餘跨一白鶴而去錫餅亦亡矣

踐錢入石

宋景泰間邵武軍衙前殷姓者香紙店常供雲水道人每

以三錢施之未嘗少倦一日有道人持摺扇乞錢適逢殷以他事遷怒形於面色連以三錢擲摺扇中隨墮於地道人以足踐之不顧而去殷乃自拾其錢則已固結磚上不能動矣觀者駭異道人杳然不見殷以鋤挖出磚見磚背有詩曰平生大願度三千直到於今不得圓特持此來應有意可憐殷氏骨難仙今此石砌在城隍廟中

呂元圭

洞賓遊江夏詭為呂元圭往來居民楊氏家為人言禍福事甚驗一日忽辭去曰惡人至矣吾將避之是夕提點刑獄喻陟行部至鄂首覓呂已不見得其平日所與往

還者岑文秀詰其所得岑曰無有喻厲以聲色將答之
岑答如故喻命搜其家得所遺卷長歌一首論內丹事
喻省之曰此呂先生也元圭者折先生二字其惡人謂
喻迫之云

思屯道人

金陵萬鎡老人號與石性醇慕道以石箕自給每召即呂
祖至一日忽夢呂祖與說八卦又夢言某日客來有手
書可求之至期果客至求得其書乃卜事為卜者十餘
年隆慶庚午得末疾以帛絡臂左手執杖而行十一月
二十一日早輿過普德寺下輿見一道人呼鎡為老兒
鎡應曰我不幸得偏枯疾乃如此道人厲聲曰何謂偏

枯偏枯樹榮悴相半必屬之火人豈如是耶問疾始於
何時曰今七月二十一日曰此密雲不雨之象也鎡聞
其言乃曰善藥乎曰不善灸乎曰不曰然則何以度日
曰乞於市鎡見繫一瓢曰乞用瓢乎曰然鎡問道入希
姓曰乾又問號曰思屯曰何謂屯思之何也曰屯於義
為難思屯嘗以難自思也我六歲隨師故不知色若酒
與財氣則尚有之但能自遣不似汝致跌爾又問吞良
久為說屯義乃曰今汝以肝氣致疾即屯也因呼老兒
可往橋上行鎡不覺扶杖行出寺東門又呼老兒再往
前一行鎡辭不能道人若畧以手強拽者遂自橋及兩
花之巖倚樹而坐以手捫鎡腰腎曰瘦乎曰不又捫至

滕曰瘦矣又見手懸帛將手向衣內上下捫者三曰幸瘦可愈又曰爾五臟皆火不允藥惟武夷茶能解以東南枝生者佳烹以澗泉葉豎立投以井泉即橫鑑感其意乃問所寓曰清元觀可問思也乾道人因別去鑑歸其疾頓釋步履如初友人毛儔驚問其故曰公遇仙矣思者絲也加屯純也乾陽也所遇乃呂祖因至清元觀訪之止塑像在焉

回道士

滕宗諒子京謫守巴陵洞賓詭為回道士上謁風骨秀聳談論俊辨子京異之口占詩贈之曰華州回道人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洞賓大笑俄不見子

京使人繪其像置岳陽樓

回道人

洞賓遊長沙詭為回道人持小瓦罐乞錢得錢無筭而罐常不滿人皆神之一日坐市道上言有能以錢滿吾罐者當授以道人爭以錢投罐竟不滿有僧驅一車錢戲曰汝罐能容之否道人吐舌及推車入罐戛戛有聲俄不見僧曰神仙耶幻術耶道人口占詩曰非神亦非仙非術亦非幻天地有終窮桑田幾遷變身固非吾有財亦何足戀曷不從吾遊騎鯨騰汗湯僧益驚疑欲執之道人曰若惜此錢耶吾今償你取片紙投罐祝曰速推車出良久不出曰非吾自取不可因跳入罐寂然僧擊

碎籀見片紙題詩曰尋真要識真見真渾未悟一笑再相逢驅車東平路僧帳然歸次東平忽見道人曰吾俟君久矣以車還之錢俱在曰我呂公也始謂汝可教今惜錢之念若此不可也僧方悔恨不及矣

回處士

尚書卽賈師雄葺古鐵鏡嘗欲淬磨洞賓稱回處士謁焉乞試其技笥中取藥少許置鏡上辭去曰俟更取藥來追之已不見但見所寓太平寺扉上題詩曰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須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視鏡上藥已飛去一點光明如玉

回山人

熙寧元年八月十八日遇湖州東林沈山自稱回山人用石榴皮寫絕句於壁云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

回後養

洞賓遊秦州天慶觀時道流悉赴鄰郡醮席獨一小童在洞賓求筆欲書壁小童辭以觀堂新脩師戒毋污壁乃曰但煩貯火殿爐欲禮三清既往見殿後池水清泚以爪畫壁書曰石池清水是吾心剛被桃花影倒沉一到邽山宮闕內銷閑澄慮七絃琴末題云回後養書壁絕高非手所及衆嘆異始悟回為呂後養為先生反對

守谷客

崔中舉進士道過巴陵旅寓邸歌沁園春樂章洞賓適以
補蹊隱市井間質其所歌曰何曲也崔曰東都新聲也
曰吾不解書子為吾書崔為書其詞曰七返還丹云々
崔問姓氏曰吾生江口長山口今為守谷客翌日訪太
守言之云此呂洞賓也亟令召之叩其戶應聲漸遠再
呼不應排戶而入聞然無人矣壁有詩曰腹內嬰兒養
已成且居廛市暫娛情無端措大剛饒舌却入白雲深
處行崔與太守歎恨而已

昌虛中

徽廟時有一道人自稱昌虛中往來諸琳宮動履怪異飲
酒無量啖生魚肉至數十斤引冷水數十斛天大雨雪
平地七八尺餘自埋入雪中旬日不出雪霽復起行於
深潭水面如履平地又善草作枯藤遊絲勢一舉筆數
千絲繹不斷人爭以楮請往々不與昌字虛中呂字也

無心昌老

橫浦大庾嶺有富家子慕道建庵接雲水士多年一日衆
建黃籙大齋方罷忽有一襪褸道人至求齋衆不知恤
或加凌辱道人題一詞曰暫遊大庾白鶴飛來誰共語
嶺畔人家曾見寒梅幾度花春來春去人在落花流水
處花滿前蹊藏盡神仙人不知未書云無心昌老來五
字作三樣筆勢題畢竟入雲堂良久不出迹之已不見
徐視其字深透壁後矣始知昌字無心乃呂字也衆共

歎惋

患無心

江西吉水縣大江之濱有玄壇觀一日道侶皆下山齋事止留小童在觀偶一道人青巾白袍緩步入觀投宿小童以師不在拒辭不許道人索筆題詩壁上云寒裳攬步尋真宿清景一宵吟不足月在寒潭風在松何必洞天三十六患無心書擲筆而去次日師歸小童備述道人來宿吟詩意道衆往觀字勢飄逸不凡向房內視之墨跡透壁方知為純陽祖師筆也嘉靖三十九年洪水泛濫觀宇傾圮而詩壁挺然獨存灰泥不剝見者無不異之乃為本地勢家強取昇至半途過一嶺傾落石上

至今尚有灰跡墨痕存焉

同客人

熙寧中有李先生者在江南自號同客人持莎笠輪竿敲短板唱漁家傲又為鳴榔之聲以叅之音清悲激如在青霄其詞曰二月江南山水路李花零落春無主一箇魚兒無覓處風和雨玉龍生甲歸天去人或與錢不受與酒即不辭後以甲辰二月終瘞之無尸始悟同客者即呂洞賓也

謁武昌守

武昌守倅一日對奕有道人不通姓氏直前曰吾國手也守試與奕纔下僅八子即曰太守負矣守曰汝子未盈

局焉知吾負道人曰吾子已今途據要津矣是以知之已而果然如是數局守皆負俄拂袖去不見守隨令人遍城尋之聞在郡治前吹簫纔至郡治前又聞笛聲在東門至東門又聞在西門至西門又聞在南門至南門又聞在北門至北門又聞在黃鶴前道人走往石照亭中不見但見亭中有詩曰黃鶴樓前吹笛時白蘋紅蓼滿江湄衷情欲訴誰人識惟有清風明月知末書一呂字

謁王岳州

太常博士王綸守岳州有道人上謁貌清癯短褐不掩髀語音清圓綸問世系曰世系不必問所請教者爽甚耳與爽綸素號國手至是連負日云暮乃酌以酒問何方人曰曰仙籍班班有姓名蓬萊倦客呂先生允夫肉眼知多少不及城南老樹精綸驚訝間已失之矣庭下烟雲滃然移時不散

謁石舍人

石舍人王休因避暑有檻樓樵夫持斧而前眉目秀整談論清快石問鄉里及世系曰老夫生於河南移居於終南山呂渭之齋也所學惟莊子老子此外無所為石曰終南有佳處否曰佳處甚多因舉陶隱居詩曰終南何所有々々惟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石異之歎留二日極談出有入無超生離死之法將別曰吾將往

岳陽以丹一粒遺石眼之年九十餘面如嬰兒

巴陵犯節

洞賓行巴陵市太守出犯節前驅執之太守置諸獄令書
款日迨晡無一辭吏逼之曰須我酒醒吏曰汝不憂罪
尚以酒為解也言未竟俄失之但遺一幅紙曰暫別蓬
萊海上游偶逢太守問根由身居北斗星杓下劍掛南
宮月角頭道我醉來真箇醉不知愁是怎生愁相逢何
事不相識却駕白雲歸去休太守驚曰此呂翁也夙興
然香謝過一日於水盆中見焉亟召畫史圖之與滕子
京本絕類也

呂祖志卷之二終

事蹟志

金鷲寺題詩

洞賓抵四明金鷲寺顧方丈蕭然頃有童子出翁問此何
寥々曰莫道寥々虛空也遂佳其言題詩於壁云方丈
有門出不鑰見箇山童露雙脚問伊方丈何寥寥道是
虛空也不着聞此語何欣々主翁豈是尋常人我來謁

弟子承奉郭倫

武昌後學張啓明彙編

門下道人王如緯校

雲間弟子杜士望錄梓

見不得見渴心耿、生埃塵歸去也波浩渺路入蓬萊
山杏、相思一上石樓時雪晴海濶千峰曉

寺在嵩山中子與黃伯傳曾到

廬山寺見夢

廬山開元寺僧法珍坐禪二十年頗有戒行一日定坐見
一道人來謁問曰師謂道惟坐可乎珍曰然道人曰佛
戒貪嗔淫殺為甚方其坐時自謂無此心矣及其遇景
觸物不能自克則此種心紛飛莫禦道豈專在坐乎因
與珍歷雲堂見一僧方酣睡謂珍曰吾偕子少坐於此
試觀此僧良久見睡僧頂門出一小蛇長三寸餘緣床
足至地遇涕唾食之復循溺器飲而去及出軒外度小
溝繞花臺若駐玩狀復欲度一小溝以水溢而返道人

當其來徑以小刀插地迎之蛇見畏縮尋則往至床
足宿僧頂而入睡僧遽驚覺問訊道人及珍曰吾適一
夢與二公言之初夢從左門出逢齋供甚精食之又逢
美酒飲之因褰裳度門外小江逢美女數十恣觀之復
欲度一小江水驟漲不能往逢一賊欲見殺走從捷徑
至右門而入遂覺道人與珍大咲而謂珍曰以床足為
門以涕唾為供以溺為醞以溝為江以花為美女以刀
為賊人之夢寐幻妄如此珍曰為蛇者何道人曰此僧
性毒多嗔薰染變化已成蛇相他日瞑目即受生於蛇
中矣可不惧哉吾呂公也見子精沉可以學道故來教
子珍遂隨之而往不知所終

開元寺贈金

袁州開元寺浴室有大井泉水甘冽洞賓愛之留連旬日因與一僧款密僧朴野待之盡敬不知其為洞賓也臨行以墨兩笏贈僧藏之篋笥不復省一日李大臨轉漕江西行部至袁尋僧問曰呂先生嘗贈汝金乎僧恍然曰我不識呂先生但前有道人到此贈我累耳初無金也出墨示大臨則墨即金矣大臨摩娑駭異欲以他金質易之僧弗受但以一笏轉贈之且問轉運使何事知此李曰昨過零陵見何仙姑問呂公動履何曰近呂過此自言久客宜春與開元浴室僧相善喜其有仙風遂骨以金遺之吾聞此語故來驗焉旬日洞賓復來問僧

墨何在僧具以告洞賓笑曰此女饒舌遂與僧携手出門去不知所之

大雲寺會食

洞賓詭為回處士游大雲寺隨堂會食月餘謂寺僧曰僧饌甚精但火麵耳遂去旬日攜少許麵至自炮設數百僧皆飽足僧請處士啜茗舉丁晉公詩曰花隨僧筋破雲逐客甌圓處士曰句雖佳未盡茶之理乃書詩曰玉葉一鎗稱絕品僧家造法極功夫兔毛甌淺香雲白鰕眼湯翻細浪俱斷送睡魔離几席增添清氣入肌膚幽叢自落溪宮外不肯移根入上都以丹一粒遺僧曰服此可不死遂別去後僧亦仙去

山寺化艷婦

洞賓嘗游山寺以劍化作一艷婦入寺僧行縱觀神馳志喪過雲堂前有一僧方跌坐獨不顧竟出門似若不動心者初以為可教既出則已候於無入之地意欲要而挑之女色蠱人罪根難滅此第一障道因緣也

太平觀題詩

江州太平觀道士有高志洞賓訪之贈詩曰落魄薛高士年高無白髭雲中閑卧石山裏冷尋碑誇我飲大酒嫌人說小詩不知甚麼漢一任葷流唾末小書云回道入同三客訪薛鍊師作始知洞賓併寓其字

天慶觀題詩

名州符離縣天慶觀有寧道士少年談老莊有竒趣一日晨興有賣藥道人至儀狀雄偉往來彌月因有老莊要旨授道士曰吾觀禪學皆出於老莊縱千經萬卷反覆議論要自立箇門庭源流授受其實皆本於老莊之旨也臨別題二絕句於扉上作大篆體勢飛動一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裏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二曰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松影裏倘無人迹戶長扃既去人爭刮以治疾良已字入木十餘墨迹不滅

單州天慶觀題詩

元豐中呂惠卿守單州天慶觀七月七日有異人過焉書

詩於紙一曰四海孤遊一野人兩壺霜雪足精神坎離
二物君收得龍虎丹行運水銀一曰野人本是天台客
石橋南畔有舊宅父子生來有兩口多好歌笙不好拍
惠卿壻余中解之曰後篇第一句賓字也第二句石橋
者洞也第三句兩口者呂也第四句者吟也吟此詩者
其洞賓乎

邵城酒肆

邵州城外有老媪開酒肆一日有呂道人來索飲偶無酒
媪以所餘濁酒一升與之道人問價媪曰每升錢二十
道人以指點酒書二十字於門外一紫石上而去徐視
則字迹下透石底幾尺餘自是觀者如堵酒肆大售後

人曰其居建集仙觀

永康酒樓

永康軍倪某新開酒樓有一道人至索飲自旦及暮飲佳
醞已及石餘衆怪相聚以觀倪需酒金道人瞪目不語
頽然醉倒倪坐守之曙鼓動道人忽起援筆題詩於壁
曰鯨吸鰲吞數百杯玉山誰起復誰頽醒時兩袂天風
冷一孕紅雲海上來末書云三山道士陽純作以土一
塊擲倪面走出門仰望東北一孕紅雲而來撫掌大笑
俄不見刮視其壁墨徹數分視土塊乃良金也自是酒
樓大售始知陽純者乃純陽也

汴京茶肆

後周末汴京有石氏設茶肆一女尚髻亂令行茶洞賓詭
為丐者日往據上坐求茶衣服襤褸血肉垢汚殆不可
近女殊無厭惡意益取上茗待之父母怒笞女益待
之月餘無厭洞賓謂女曰汝能啜我所飲茗之餘乎女
以穢甚不可下咽覆之地忽聞異香亟舐之神氣爽然
洞賓曰我呂先生也非丐者惜爾不能盡食吾餘然吾
能從爾願欲富乎貴乎壽乎女曰我小家子不識何為
貴得富且壽足矣洞賓去不復來後女亦貴顯年百三
十五歲終

長溪飯店

福州長溪縣老嫗開飯肆乾道中有道人來食畢以火

頭書壁作呂洞賓來四字光艷奇偉太守聞之騎往觀
則字已銷沒無復餘迹信神筆也

兗州妓館

兗州妓侯其姓者為邸以舍客洞賓詭服求授館蚤出暮
歸必大醉逾月不償一金侯召啜茗洞賓曰吾見鍾
離先生謂汝可以語道侯不省以酒飲之洞賓索飲不
已侯滋不悅洞賓伸臂示之金釵隱然解其一令市酒
侯利其金曰飲罷寢此乎曰可也即登榻鼻鼾至夜
分侯迫榻洞賓以手拒之侯亟去遲明失洞賓所在視
其身則手所拒處呂字徹肌上侯感悟曰此呂公也得
非宿世一念之差遂至於此公其來度我乎即斷髮布

裘尋洞賓不知所終

廣陵妓館

廣陵妓黃鶯有姿色豪客填門一日有呂秀才托宿黃以其檻樓垢污拒之秀才題二詩於屏云嫖母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少隔千春他年鶴髮雞皮媪今日玉顏花貌人又花開花落兩悲歡花與人還事一般開在枝頭防客折落來地上請誰看題畢俄不見

平康妓館

平康妓館一夜有男子過被諸妓牽扯男子連聲嗷叫殺人夜巡捉數妓並男子赴官根究妓說並不曾殺人押下男子實供曰自稱為呂仙寓詩二首云二八佳人體

似酥腰間伏劍斬愚夫雖然不取人頭落暗裏能教骨髓枯又六幅紅裙罩地棚就中險設陷人坑王侯宰相渾遭陷留得先生獨自醒詩成回顧不見乃知是為呂祖也

東都妓館

東都有妓楊柳絕色也有一道人往來其家屢輸金帛然終不與楊交接楊一夕乘醉迫之道人曰吾先天坎離配合身中夫婦內交聖胎已結嬰兒將生豈復戀外色乎內交之樂過於外交之樂遠矣楊疑訝其語時宰相張天覺館賓蕭某與父狎楊以告蕭而蕭以告張遽往即之道人大呼疾走徑趨栖霞庵雲堂不出良久排闥

尋之則已不見惟壁上有詩曰一吸鸞笙裂太清綠衣童子步虛聲玉樓喚醒千年夢碧桃枝上金雞鳴後庵遺火無子遺而詩壁歸然獨存亦一異也

紹興道會

會稽山紹興癸丑道會有道人携笠而至會散乃掛笠於壁無掛笠之物而不墜題詩云偶乘青帝出蓬萊劔戟崢嶸遍九垓我在目前人不識為留一笠莫沉埋

賈相齋會

賈平章母兩國夫人設雲水道人齋忽有群道人拱一孕婦至將產齋未罷產嬰兒在地群道人即扶女子去只留嬰兒在地象人扶起嬰兒乃一劔袋也血皆硃砂始

知為呂公以戲凡俗云

白雲掛搭

吉州舊有白雲堂在龍慶寺近嘗有道人在堂掛搭喉下復有一口以吹鐵笛吹罷復塞以紙笠上題兩句云一聲吹動斜陽外喚起江湖萬里心小孩群尾其後輒將銅錢撒地使競取之後題一詩於後堂云牽牛與織女依舊白雲堂遂去皆莫曉其意後郴州寇李元礪反白雲堂閉門不容掛搭以防奸細三年後復開之日乃七夕後一日也始悟其詩及悟二口呂字也

江陵醫眼

江陵傅氏家貧以鬻紙為業性喜雲水士見必邀迎隨其

豐儉欵接里巷呼為傳道人舍後小閣塑呂翁像坐磐石上旁置墨籃以泥竹片作墨數笏朝暮焚香敬事拜畢高戶去梯雖妻子不許至乾道元年正旦獨坐鋪中一客方巾布袍入共語良久起曰吾適有百錢能過酒肆飲否傳從之自是數日一來或留飲或與飯傳目昏多淚教取生熟地黄切焙取椒去目及閉口者微炒三物等分煉密為丸每五十九丸空腹鹽米湯飲下之傳如方治藥一月日明夜能視物往還半歲忽別去云三兩日外將往襄陽能與我偕西乎辭以累重不可出客笑曰吾知汝不肯去取筆寫利市和合四字付之曰貼於鋪壁獲息當百倍復拉請酒肆酌別袖出紙包有墨數

片曰欲携去襄陽做人事務寄居所臨行來取之酒罷傳歸置墨架上踰兩月客不至試啟視之乃呂翁像前竹皮所作深閣內籃中無有矣始悟客為呂翁深悔不遇乃貼四字於壁生意日豐享壽八十九耳聰目明精力如少年云

安豐醫妓

元祐末安豐縣娼女三香得惡疾拯療不痊貧甚為客邸以自給會有寒士來托宿欲得第一房主事僕見其襤褸甚拒之三香曰貧富何擇焉便延入火頃士聞呻吟聲甚苦問其故僕以告士曰我能治此症三香大喜士以箸鍼其口曰回心心回心三香問先生姓亦曰回心回

心是時殊未曉門外有皂莢樹甚大久枯死士以藥粒
寘樹竅中以泥封之俄失士所在是夕樹生枝葉旦而
蔚然三香疾頓愈始悟回之為呂遂棄家尋師邑人于
其地建呂真人祠紹興十四年三香忽還鄉顏貌韶秀
邑老人猶有識之者武翼大夫子澤為郡守召問之不
肯深言後不知所之

岳陽貨藥

洞賓遊岳陽詭名貨藥一粒千金三日不售乃登岳陽樓
自餌其藥忽騰空而立衆方駭慕欲買其藥洞賓笑曰
道在目前蓬萊跬步撫機不發當面蹉過乃吟詩曰朝
游北越暮蒼梧袖裏青囊氣祖三入岳陽人不識朝

吟飛過洞庭湖

絳紗裹藥

東京一歲民大病瘡有老姥家鬻茶子孫皆病一日有道
人來姥善待之以子孫病為請道人曰翌旦待我姥早
起待之道人以絳紗裹藥曰病發者使執之悉愈一丸
可愈百人過百人即不驗矣姥拆囊已不見藥但有呂
洞賓三字而已方知遇呂先生也

孝感救母

桐廬有通守忘其姓名以母病發背百方不瘥祈禱備至
感洞賓夜夢之曰公至孝感天命余救拔若遲一日不
復可療乃授以靈寶膏方栝萸五枚取子乳香五塊如

東大二味各細研以白沙蜜一斤同熬成膏每服三錢
溫酒化下通守市藥治服即愈後以施人立効

覺能得丹

黃覺能有詩名一日送客東都門外旅次見一羽士因携
酒叢呼羽士共享之畢羽士舉盃撫水書呂字且曰明
年江南見君明年果調官江南復見洞賓與以大錢七
其次十又其次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吾以藥數九遺
子歲旦以酒磨服可一歲無病覺如其言至七十三歲
藥亦垂竭卒於東京

德成得丹

李德成能醫盛寒時遇一貧宦道士衣單衣無寒色與李
入酒肆自據主席李恠之店者曰交錢取酒道士指店
中取三酒瓶曰中各有一升酒錢店者視之果然乃以
三升酒與之道士酌酒飲李止取一瓶二瓶自竭語李
曰此小術耳吾呂洞賓也李驚喜道士書一絕曰九重
天子寰中貴五等諸侯門外尊爭似市衣狂醉客不教
性下口乾坤以藥一粒遺李曰服此當享高壽即別去
李服藥髮不白齒不落百七歲而卒

建祠傳方

孫應期別墅左有隙地一塊四圍環抱水木清竒默意欲
造純陽一室未幾有一樞樓道人至揖伽趺上坐袖中
出故紙藥方書二冊指示孫云公可常服此古方六味

補陰丸甚好又授以參同悟真口訣自云周姓野仙天
長人留飲醉歸過山而去再顧不知所之孫乃構室塑
像以祀云方錄後

固本補陰丸方

地姜汁炒 熟地 酒浸焙 天門冬去心 麥門冬去心

參一兩 杏仁三錢俱磨為膏汁 以上煉蜜丸

如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九空心鹽白湯或酒下如
服煎劑合六味等系撮之久服自然有大効

茅山度老矣

紹興二十年茅山大脩醮事江東運使鄭清卿王亦顏同
往縱觀至午憩於茅舍道人白苧衫青布巾脩眉長

鬢風骨清俊鄭王相謂曰豈非呂仙翁乎召與語命之
坐酌酒數行兩主人皆已醉謾問客曰能更進否曰能
可飲幾何曰無筭乃令侍史注酒兩壺於銀盆中恣其
痛飲一杯復一杯不已鄭曰先生如有藥求數粒曰有
即引手擦左腋下垢汗搥成青粒與之曰只可嗅不得
喫之復擦右腋下汗成紅粒與之所言亦然酒
盡客才先是有一老矣守邸閣二漕老兵卧簷下日晏
未醒漕因戲以兩藥納其鼻中氣即吸入猶未覺使人
喚之起問曰汝覺四體如何曰覺得極輕殆欲凌雲耳
明日騰空而去二漕相視悔恨無緣蓋假手以度老矣
也

何仙遇道

何仙姑零陵市道女也始十三歲隨女伴入山採茶俄失伴獨行迷歸路見東峰下一人脩髯紺目冠高冠衣六銖衣即洞賓也仙姑始僕々亟拜之洞賓出一桃曰汝年幼子果物食此盡他日當飛昇不然止居地中也仙姑食其半髯者指以歸路仙姑歸自謂止一日不知已逾月矣自是不飢無漏洞知人事休咎後尸解云洞賓嘗謂仙姑曰吾嘗遊華陰市中賣藥以靈丹一粒置他藥萬粒中有求藥者於囊中信手採取與之觀其緣分也如是數日他藥方粒採取入手而此丹入手即墜因歎世間仙骨難值如此

呂祖志卷之三終